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  
第八十三回 計出萬全迷龍有陣 功虧一簣縛虎何人

一宵易過。第二天一早，就有三位客人，到賈公館找尋琢渠說話。其時琢渠還睡在床上，被阿寶將他喚醒，賈少奶也被他手一動帶醒了，說：「這般早，誰來找你？」琢渠笑道：「一定是老詹幾個了，他們害的想錢病，連睡都忘卻咧。」因命阿寶請他們樓下暫坐，自己即忙穿衣起來，草草淨過面，奔到樓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正是樞世、勵仁、默士三個寶貝。樞世正同勵仁談話。他們書房中掛的方凱城所寫一副「焚香默坐，抱膝長吟」四言大對，乃是方振武送給琢渠的。樞世說：「他筆走龍蛇，大有帝王之氣，怪道有現在的局面。」勵仁說：「你別忒殺稱贊了，不見近日報上，此老被群小所愚，四面楚歌，朝不保夕，只恐連總長一席，也戀棧不得，你看他寫的字，圓頭圓腦，沒有拖腳，無怪作事也圓活不定，沒有結束的了。」琢渠下來，他們也不再議論空話，樞世即對琢渠說：「昨兒我們議的那件事，現在再也不能耽擱咧。前途這幾天內，一定要動身進京。他們有班同僚，由別省來的，今兒早車已進了京，只剩他們這一省，因有點兒瑣事未了，故此不能動身。但一二天內，就可了結的。今夜若不實行，只恐不及下手咧。」琢渠道：「你不是昨兒已在媚老二那裡接洽好了麼，此時就去關照，今夜很來得及預備。」

樞世笑道：「內務部的電報來得好快，我本也預備今夜的，只是默士來說，今夜上海道台請他們吃晚飯，恐他們沒工夫，如何是好？」琢渠道：「那就難了。」樞世道：「為此我們才找你智多星設法呢。」琢渠道：「那有何法可想！一則他們沒分身法，不能兩面赴筵。二則我等不及上海道的場面闊，不然也可同時請他們，令他們不得不棄了那邊，到我們一邊來。為今之計，惟有令默士跟著他們腳跟跑，想必官場酬酢，不致有多少工夫耽擱，待那邊散席，馬上拖他們翻到我們這邊來，豈不一樣。」勵仁接口道：「這主意我也想過的了。」

默士說：「上海道不比別人，別人請他們，他自己還可老老面皮，跟著他們去吃。上海道那裡，怎能走得進去，況帖子上沒他的名字，他們也決不肯帶他去呢。」琢渠聽說，皺皺眉頭道：「這樣難道默士不能預先約好他們，那邊散了席，到我們這邊來嗎？」默士道：「賈先生你還不知，他們這班人，明裡頭算是一種大人物，其實最是口不應心，當著你的面，連天答應，及至一轉背，什麼事都忘了，我已試了他們好幾次，沒一次說話有信用的，惟有當面絆住他們，或可不失約，不然，我可以賭咒，他答應了也是不來的。」琢渠搖頭道：「照此說來，今晚是沒指望的了，只得等到明天，再作道理咧。」

樞世道：「只愁他們明兒要動身上路，那豈不是好多天心思，白丟在無用之地麼！而且你們都已刮到幾個錢，說來還氣得過，惟有我肉裡錢也輸掉三百多，想起來更冤枉呢。」琢渠笑道：「那是你自己沒福氣弄錢，有所說，命裡窮，拾著黃金變作銅，就有機會也是沒用的。」樞世垂頭喪氣，很覺難受。忽然看見了方凱城一副對，說當年方四少爺來的時候，原說要往別處去的，不是你設法弄了個女人給他，就此將他留住了麼？現在不知可以再照這法兒辦一辦否？琢渠聽說，面上一紅道：「你要留他們，應該早幾天設法才是。現在船到江心補漏遲，他們將要動身，那邊又是急事，刻不容緩，別說女人了，即使請你太太去，也未必留得他們住呢。」

樞世歎了一口氣。勵仁道：「我看這班人，都是色中餓鬼，不如教默士先去哄一哄他們，假說有個絕好去處，就把媚老二當主腦人物，說她是方老四最知己的相好，當年大有名望，想必方老四三字，他們也曉得的，只消默士口頭說得好些，諒他們未必曉得媚老二是個半老徐娘，待那邊散了席，默士約他們在棧房中會齊同來，橫豎一回頭主顧，這回上了手，也不指望他們第二次交易的。今天只要哄他們來了，我們都在那裡相候，見了面，就不讓他們走，多少終得弄他們幾個，你道如何？」

琢渠道：「這到也是一法，不過千斤重擔，都要默士一人肩當了。」樞世聽說，就對默士作揖。默士還禮不迭說：「詹大人何必如此，豈不折殺了我！」樞世道：「一切拜托你咧。」默士道：「我一準照施大人的吩咐行事，不過他們究竟能否不失信，現在我不敢說，須待他散席回轉棧房，才能算數。若不回棧，休怪我辦事不力。皆因這班人同耗子一般，得洞便鑽，別說我是個人，就變了貓，也不容易找他們得著呢。」琢渠說：「那個自然。」

樞世卻很不受用道：「你休事情沒著手就預備伸後腳，推托在前頭了。少年人辦事，終得一往向前，有進無退，那才不愧為大丈夫。」默士不敢同他爭辯，諾諾稱是。勵仁在旁邊聽得替默士不平起來說：「老詹，你統共不過輸了幾百塊錢，為何這等窮極無賴，責備人家終要責在理上。默士說的話，申明在先，並不為差，你就一連串的像煞有介事罵人，這是那裡說起。你有本領一往向前，何不同默士調一調地位，橫豎你也認得他們的，就請你自己去招呼他們。若請他們不到，你也不是大丈夫。」

樞世聽說，面漲緋紅。臉一沉，就要同勵仁頂嘴。琢渠曉得他們兩個，雖然是一窠裡人物，但有時候伺奉貴人，往往要彼此妒忌，鬧出氣來，大則揮拳，小則翻臉，肚中意見頗深。此時恐他兩人舊病復發，慌忙攔阻，說：「自己人休生意見，少停教默士竭力去辦就是。我被你們清早鬧了起來，點心還不曾吃，想你們也未必吃了點心來的，讓我做個小東，請你們三馬路鎮江館子內，吃肴肉面好不好？」

當下四個人一同出來，因新開離三馬路很遠，彼此僱黃包車坐了，真所謂小吃大匯鈔，往來車錢，倒比點心錢貴上一倍。吃罷面，彼此分手。樞世、勵仁各往局中辦公。琢渠回家。默士卻往棧房中去絆住那班人。媚月閣那裡，有樞世打發人送牌前去，關照定菜，我且不用絮絮。單表琢渠回到家中，他奶奶還蒙頭而臥。琢渠也覺覺晨被樞世幾個喚了起來，並沒睡適意，所以看見了別人好睡，他鼻管中幾條蝨蟲，也躍躍欲試，打了個呵欠，身不由己，又向床上橫將下來。不一會已呼呼睡著了。賈少奶並不曉得琢渠走了出去，又回來趁熱被頭，一覺醒來，見床上多了一個男人，不覺大吃一驚。仔細觀看，方知是他少爺，不由心中大怒，也不管他睡著醒著，使兩個指頭夾住他面頰上一塊肉，狠命擰了一下，將琢渠自睡夢中痛醒，叫聲啊啣做什麼！賈少奶說：「你為什麼事出去？又不聲不響掩回來嚇我？」

琢渠道：「我並未嚇你。適才因你睡著，沒敢驚動你，自己橫在旁邊，也橫著了，分明一片好意，怎說我嚇了你呢？」賈少奶道：「我正在做夢，有個賊打從隔壁跳窗口過來，一腳爬到我床上，睜開眼睛，剛巧看見你，怎的教我不嚇。」琢渠道：「這是你夢中的賊嚇你，並不是我嚇你，怎拿我晦氣？」賈少奶嗤的笑了。琢渠摸摸面上，說：「你擰得我好痛。」拿鏡子照照，頰骨上已起了胡桃大一搭紫塊，嘖嘖道：「面上被你擰紫了，少停朋友們看見，豈不又要取笑。你為什麼單看中我面上頰骨上擰？腿上臂上的肉也一樣的，何以不換一搭地方呢？」

賈少奶不睬他這句話，卻問他姓詹的侵早喚你出去做什麼？琢渠便把適才他們談論的話，照說一遍。賈少奶道：「別的我不管，惟那副金剛鑽環子，你已答應了我，無論你們事體成不成，這東西我可一定要的。」琢渠道：「你又要不講理了。事情得手，當然我要買給你。倘不得手，只好彼此認晦氣，作為罷論咧。」賈少奶怒道：「放屁！誰同你作為罷論。男子漢講話，哪有縮出縮進之理，今兒我先對你講明白了，別樣可以作罷，金剛鑽環子務必必要買，你昨兒親口答應了我，此時又圖抵賴，還有甚面目見人！」

琢渠還欲爭辯，賈少奶翻身向裡睡了，說：「我夜間不曾睡醒，你休嘰嘰咕咕，鬧得人家睡不著。不做聲的橫一會，要多話還是出去。」琢渠便不敢再為開口，心中估算，這件事又是濕手搭乾麵，遭著容易，灑開煩難。別的還不打緊，倒是少奶奶一副金剛鑽環子，倘那邊順手，目無他礙，否則准有幾場交涉。都是自己空口白嚼的壞外，想來不勝後悔。看少奶奶不多工夫，就已睡著。自己上了心事，一時竟不能再睡，挨到一點鐘光景起身，命阿寶端整開飯吃了，出來沒事，便到他姘婦鳳姐那裡坐坐。剛值鳳姐有病，睡在床上，見了琢渠，眼淚汪汪說：「你怎的多時不來看我了？我幾次想打發人來請你，又怕你府上雌老虎利害，只以為你早晚一定要來此的，誰知人心腸比鐵還硬，一連有半個月光景，不讓我見面，我為記掛你，才害的病，一個人睡在床上，好不孤苦寂

真。想想為人在世，做了女子，真正苦殺。不比男子娶了三妻四妾，除掉這邊，還有那邊，到處為家，何等適意。女人一世單靠著個丈夫，丈夫沒有情義，活著還有什麼趣味！」說到這裡，鼻子管嗅了幾嗅，眼淚就向枕邊直滾下來。琢渠最怕她唠叨這些話，又見她哭了，心中很是難受，頓足說：「你還講那些話做什麼！我若不記掛你，今兒也不到這裡來了。這幾天委實別處有事，沒工夫來。你有病，何不給我一個信。我曉得了。也早來咧。現在你可曾請郎中看過？藥吃過沒有？寒熱如何？大約不礙事罷？」

鳳姐不答應，卻拿手帕掩住臉只顧哭。琢渠無奈，只得在床沿上坐下，拉開她手帕說：「哭什麼呢！病勢到底怎樣了？」鳳姐仍不做聲。琢渠急道：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為何哭不住的，有話盡顧好好兒講。況你身子又不舒服，哭了豈不更增病勢，教我也心痛的，快說呢！」鳳姐道：「我有什麼話說，你不來有誰出主意，替我請郎中吃藥呢？病煞也只可聽天由命罷咧。」琢渠頓足說：「該死，娘姨們怎不替你請郎中的？鳳姐說：「他們哪裡有請郎中的錢！」琢渠道：「你呢？」鳳姐道：「我連房錢也欠了兩個多月咧，這幾天小菜錢也都是他們墊的。」

琢渠聽了，已曉得這是多天沒給她開銷起的病，不是病人膏肓沒藥醫的，一摸身邊，只帶一百塊錢票，還須晚間預備做賭本，雖然要翻別人的錢，但自己身邊也不能中帶本錢，一百元不夠數，少停還得向勵仁通商，倘再多給了鳳姐，本錢豈不更短。不得已，只可拿十塊錢鈔票給她，說：「我今兒還有別的用度，不能多給你錢。這裡你先把十塊錢用了，明後天我再帶來給你如何？」鳳姐見他摸了半天，只摸出十塊錢鈔票，不由心中大不受用，那肯接他的錢，說：「我橫豎不請郎中吃藥，用不著什麼鈔票，你留著自己用罷。」

琢渠道：「這是那裡話，我本來要多給你些的，皆因今兒身邊沒多帶錢，外間還有應酬，來不及回家去取，故而先給你十塊錢應用，其餘改日帶來，又不是不肯給你錢用，你為何不願意拿我的呢？」鳳姐冷笑道：「承情你給我十塊洋錢，教我還了房錢好呢？或者還了什麼好？」琢渠道：「我原不是給你這般用的。因你身子不舒服，先給你請醫服藥調理之用。其餘開消，我明兒一準送來，這個請你先收了罷。」鳳姐還不肯接他的，琢渠便把那鈔票，塞在她枕頭底下，不意鳳姐枕下，還有一張硬紙，琢渠手指觸著，不知是甚東西，隨手抽出一看，原來是張小照。鳳姐見他抽出此物，不由面色陡變，慌忙自琢渠手中搶下，然而琢渠已看得明明白白，照片上是個西裝少年，風度翩翩，一臉滑氣，自己也認得此人，乃是做西醫的陶子堯，專在外間拈花惹草，名譽大為不佳。照片既在鳳姐枕下，個中情形，不問可知，一時醋火勃發，心中大怒，厲聲問鳳姐：這是誰的照片？鳳姐紅著臉道：「是我表弟的小照，你難道不認得麼？」

琢渠喝道：「放屁！你表弟姓什麼？」鳳姐答道：「姓王。」琢渠鼻管裡哼了一聲道：「姓王麼？再問你照片上這個人姓什麼？他不是做醫生的陶子堯麼？怪道你現在害病，大約沒病時候，天天晚上請醫生，所以醫出病來了，好不個不要臉的貨，虧你還說掛我患的病，把孤老的小照，藏到枕頭底下，猶對人裝腔作勢，我曉得你做生意的出身，不是東西，愛色愛財，無情無義，今兒方被我著底看穿，問你還有何話要說？」這句話罵得頗為著力，所以鳳姐的粉面，也由紅泛青，老羞成怒，攥拳一聲道：「賈大少，你既然曉得我們做生意的出身下賤，只愛銀錢，不講情義，這些話也不必說了。我們做女子的，兩隻肩胛扛張嘴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原靠什麼吃飯。當初承你見愛，包我的時候，答應五十塊錢一月。後來因你沒有差使，進款煩難，同我情商打折頭，每月只三十塊錢開銷。試想上海地方，房錢多大，吃的用的沒一樣不是價錢一天天有漲無縮，從前五十元的時候，已不免每月虧空，哪禁得再打一個六折，你雖然一句話，教我們吃飯不能少吃一頓的，房錢也不能減人家一絲一毫的，這日子如何過得下去！況添了一個小的，僱奶娘工錢之外，還要給他飯吃，你非但不肯加我幾個，倒反有時付不出，積到下一個月才付，我們的嘴，難道也可以封起來，挨到下一個月才吃飯的麼？這時候不掛招牌，就為你是場面上人，顧全你面子，不教你坍台的緣故，免得被人說一句某人包了女的養不起，卻讓她開後門吃飯。這句話諒必你也當不起呢。現在你又兩個月不給我開消了，今天向你開口，虧你痾屎不大，給我十塊洋錢，倒反搭足架子，放出做老公的面孔，還罵我不要臉偷漢。老實說，做男子要放出做男子的顏色，若無顏色，還是隨隨便便為妙。做了女人，誰愛偷漢，但吃飯也是要緊的。既然你現在看穿我不是東西了，我也不說別的話，問你倘要獨吞天下，必須擔得下這點肩負，否則我不管你，你也休得管我。」

琢渠聽了這片話，不啻火上添油，心中異當暴躁，恨不得伸拳捋臂，痛打鳳姐一頓。又因她正有病在身，打傷了免不得被她借端訛詐，又是洋錢晦氣，想想外間結交女人，原適意在幾個錢上，貪圖便宜，無有不自取其辱的。自己在鳳姐身上，用錢雖說不多，陰的暗的，足有數千金之譜，現在還受她這般奚落，照她說話，開消不過，故而偷漢，似乎也有她的道理，駁也駁她不過，鬧出來自己坍台，還是走他娘的路罷。因此他受了鳳姐的說話，倒反一語不發走了出去，頗出鳳姐意料之外。鳳姐本預備激他冒火，打一頓，好大大的訛詐他一票，彼此一刀兩斷，自己去跟陶子堯的。此時見他不聲不響走了，倒弄得不上不下，守也不好，嫁也不好。這是後話。且說琢渠一口氣出來，也不再彎別處，徑到居仁裡媚月閣家中。本來媚月閣這時候還未起來，因被樞世打發人來定菜，要她自己調排，不得已才提早兩點鐘起身。大凡睡得遲的人，要她早起，就不啻抽他的筋，腰酸腿木，一百二十個不舒服。媚月閣此時雖然起來了，也呵欠連連，眼皮難掌，比之晚間更困倦要睡。若非事在心上，她早縮回被窩中，再續她的黃梁好夢去了。正當洗臉的時候，琢渠進來，面紅筋漲，氣喘吁吁，一望而知是和什麼人淘了氣來的，媚月閣卻以為一定賈少奶又給他受了委曲，故此趕到這裡來告訴我聽。近來他夫妻倆一淘氣，就來告訴我，我倒變了他們夫妻兩個中間的公證人了，因對琢渠點點頭，請他坐了，說：「你今兒來得很早，為何面有怒容？難道又是少奶奶同你淘氣不是？」

琢渠想這件事是告訴不得媚月閣聽的，只能含糊對答，假意笑了一笑，說：「並沒淘氣的話，我因在外間吹了風，所以面上發熱，你今天真起身得早呢，真正難得！」媚月閣又打了一個呵欠，自己搖搖頭，笑道：「起來雖然起來了，瞌鬼還沒退呢。說也笑話，從前我在外間，生意忙不開，客人到齊了，我也不管，要睡盡顧要睡。現在難得有一兩個花頭，我倒反異常遷就，辦什麼自己不著手，托付別人，終覺放心不下，真正是志氣短了，無怪人也窮咧。」琢渠道：「這也是你老法家的手段，遷就遷就，生意自然來咧。」媚月閣一笑說：「你中飯用過沒有，這裡便飯好不好？只是沒可口的小菜，打發人到雅敘園去叫罷。」

琢渠忙說：「老二不必客氣，我中飯早吃過了，你請自便，我這裡橫一會。」說罷，就在煙榻上橫了下來。見煙燈還沒點火，他便划根洋火燃著了，揭開牛筋盒子，見裡面還有半盒鴉片煙剩著，他素來給少奶奶打煙慣了，橫到榻上，不覺技癢難熬，就此動手，大打煙泡。媚月閣還以為他吸煙解悶，自己淨面嗽口既畢，又叫二姐替他梳頭，一邊通頭髮，一邊吃了淺淺一碗飯。梳妝定當，琢渠已打了不少煙泡，叫聲老二來抽煙罷。媚月閣本來吃過飯要吸煙的，走到榻床旁邊，見煙盤中黑壓壓一大堆煙泡，驚道：「你原來自己沒吸，只顧打煙泡的。」琢渠笑道：「正是來替你當差。」媚月閣道：「罪過煞了，你也抽一筒罷。」琢渠笑道：「我沒福氣，吸了煙就要頭眩。你橫上首這一面，我和你對調。」兩人換了方向，媚月閣便拿他打就的煙泡裝吸。琢渠問她近來生意，媚月閣搖頭道：「不必提起。」

原來賈少奶奶同媚月閣合股這件事，瞞著琢渠，一來恐他不許，二來琢渠倘曉得她有錢放在生意上，一定要抱怨她不肯墊本販土，有好買賣不做，卻去幹那賠錢交易。故此賈少奶不敢告訴琢渠媚月閣生意上的話。此時媚月閣對他說起生意清淡，琢渠聽了，搖頭歎息道：「開堂子原不是容易做的買賣，不比開張店舖，還可以用跑街先生，兜攬主顧，生意不佳，無妨減價招徠。開堂子這兩樣都不適用，就是看客人，也不過熟客那裡走走，不能把陌生的拉回來。所以你當初發起做場子，我就不十分贊成。後來你聽了她的話，決意要乾，我也不便反對。現在你不是吃著苦了麼，可惜我在外間難得做東道主人。不然有花頭，一定要拉到你這裡來做，也好幫你點兒小忙。」

媚月閣道：「只要請你放在心上，得有機會，照應照應我，我也感激你的。」琢渠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不做主人便罷，做主人一定到你這裡來。」媚月閣便問：「今兒你們請的客，究竟是怎樣路道？為何平空想起他們的花樣來呢？」琢渠大笑，即將昨兒告訴他少奶奶的話，對媚月閣說了一遍。媚月閣聽他講的和詹樞世大略相同，不過多出樞世輸了錢，生出極主意這件秘密，正是起意

來由，媚月閣更為定心。兩人吸煙談話，到五點鐘先景，樞世、勵仁先後來了。樞世告訴琢渠，默士已有電話報告，前途聽他說有這個去處，都十分歡迎，約定晚間一定同來。據說道台請他們五點鐘晚膳，就是現在時候，光景不到上火就好散席了。默士現在旅館中坐守他們回去，你我少停對他們只說偶然到此遊玩，真是巧遇，我們三個，正缺搭子，又不成麻雀，你們幾位來了，正好湊麻雀搭子。不過我們三個不能全體入局，必須撤出一人，待八圈碰滿之後，撤出的人說：又麻雀一場人太多，不如搖攤推牌九，也好利益均霑，這樣方可指引他們上道。如若他們本錢所帶不多，我身邊有二千鈔票，勵仁也帶三千，諒必他們幾個人身旁，四五千也許有的，待他們和盤托出，我們就有一萬資本，將這一萬資本借給了他，再括回來，更借一次，便是二萬。教他們出立收據，默士作保，明兒便好著他前去做討，不怕他們少我半個，你道好不好？」

琢渠拍手稱妙。媚月閣曉得客人將要來了，不敢再吸鴉片煙耽擱，慌忙吩咐廚房中預備酒菜，自己同一班做手，也放出全副精神，等候闊客臨門。不意他們這裡搭足架子，接待客人，那班客人，卻老不前來。自五點多鐘等起，等到了九點多鐘，還不見客人的蹤跡。樞世等三人，都沒吃晚飯，不免饑腸雷鳴，向媚月閣要點心充饑。媚月閣因所買細點，還須留在酒席上用，不能讓他們先吃，只得叫人卻做了幾十個生煎饅頭來請他們。三人吃的時候，琢渠對樞世說，光景他們不來了。默士原說的，這班人有口無心，答應不能算數，必須人到了，方作得准，如其當真不來，這老當可上得不校樞世還沒接口，勵仁已冷笑一聲說：「你曉得什麼，這裡大元帥，派出參謀長，駐紮在陣地上，自然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的。我們無名小卒，不必多言，靜俟好消息就是。」

樞世聽勵仁用話鈍他，自己正因等這班人不來，連默士也無回音回聲，真是滿肚皮的怨氣，無有發洩之處，怎禁得再加勵仁這句冷話，一時火從心發，將吃剩半個饅頭，向勵仁夾臉拋去，罵聲：「放狗屁！請問你誰是元帥？誰是參謀？」勵仁萬不料樞工動怒，所以說罷這句話，正嚼著他自己一個饅頭，搖頭晃腦，洋洋得意，冷不防饅頭飛來，正打在他眼上，再從鼻子旁邊，滾到胸前衣幅上為住，一路經過之處，油漬淋漓，那件嶄新淡黃花緞袍子，眼見就此遭壞，還有被樞世擊中的那隻眼睛，也不能睜開，因睫毛上都是肉汁，眼中著了咸氣，流淚不止，那裡還能視物。勵仁這一怒，可比樞世更加一倍，也把自己吃剩的饅頭向樞世拋去。究竟他現在只一隻眼睛可用，樞世卻兩眼通明，見他饅頭打來，向旁一閃，饅頭落地。勵仁見一饅頭打他不著，隨手抓一隻玻璃杯，意欲再打。琢渠恐惹大禍，慌忙搶住他的手，不許再拋，說：「我好好講話，你們怎的又發脾氣？老二這裡，客客氣氣，鬧了他豈不難以為情。況客人也許就要來的，被他們碰見，成何體統！」

勵仁怒氣勃勃說：「你放手，我饒了這雜種不姓施。他為什麼先拿饅頭打我？我說一句話，也沒什麼大了不得的關係，他敢如此無禮，你放了手，讓我他拚個死活。」琢渠那肯放手，樞世見勵仁如此狼狽，自己占了便宜，站在對面，只顧對他發笑。勵仁更怒，意欲灑開琢渠的手。琢渠力大無窮，緊緊相持，勵仁灑他不開，氣得暴跳如雷，把媚月閣同房間中一班人嚇得魂不附體，不知怎樣方好。正當不得開交的時候，扶梯登登聲響，一個人奔了上來，正是他們望眼欲穿的杜默士，眾人都各一怔。琢渠鬆手，勵仁、世樞兩個，也不再打架了。樞世先問：「他們來了沒有？」

默士喘息未止，一時不能回答。勵仁先要緊向樓窗口張望，底下有人沒人？樞世卻兩眼望著默士的嘴等他答話，只巴他說一句隨後來了，他便可大大的奚落勵仁一常單有渠琢旁觀最清，看默士神然有異，不像得手回來光景，而且面帶慌張，眼光四射，大似吃了驚嚇而來的模樣。因此不等默士開口，他已心頭突突跳個不住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默士喘息了一陣，開口說：「險得很，我幾乎和他們一同吃捉。」樞世驚道：「什麼話？我問你他們來不來呢？」默士道：「你要望他們到這裡來，今生休想，只好下一世了。」

眾人都吃一驚。勵仁在樓窗口聽得這句話，也奔到默士旁邊，問他此言怎講？媚月閣和房中一班人，聽他說話新奇，也都團團圍困著，等他開講。默士說：「他們適才往道台衙門赴宴，我在棧房中守他們回來，幸虧我跑棧房慣了，別房間客人也多熟識，閒著沒事，便往別個房間走走。不意這時候突來許多包打聽，在賬房中守候捉人。我還當棧房中住著強盜，巡捕房得了消息，故差包打聽來此兜拿。豈知他們並非拿強盜，卻是外國人派來捉這些人的。樞世驚道：「反了！他們是國會議員，何等身分，外國人有何權力，可以派包打聽來捉他們，豈不有損國體，這件事非請外交部同他們辦一個大大交涉不可。」

默士說：「免了罷！不提還可，提起更把我們國民的台坍絕了，還說什麼國體，你要請外交部同他們交涉，只恐他們先要教公使團同我們交涉咧。」樞世不懂這句話的意思，連勵仁、琢渠二人，也聽得莫名其妙，都張口結舌，等他續表下文。默士頓一頓說：「你想這班人混賬不混賬，他們來的時候，帶有數十口皮箱，有幾隻寄在道台衙門中，有幾口堆在客棧大廳上，只只都有他本省的封條，交叉貼著，堂皇冠冕。誰知裡面盡是私土。」眾人聽說，都不知不覺道一聲嘆。默士道：「別說你們希奇，連神仙都參不透。當其時我等他不知道，事情實在湊巧，本來他們出去了，不到半夜三更，不肯回轉棧房。這回因有我的約會，承他們的情，不曾失我之約，八點時候就趕了回來，恰如魚兒落網，鳥兒投羅一般，一個個都被包打聽截住，大約內中有個眼線，他們拿住人不搜別處，卻先打開大廳上幾口衣箱查看，箱箱盡是馬蹄好土。這時候那班人從前神氣活現，此刻不知丟向那裡去了，都同小竊落在捕快手中一般，嚇得索索亂抖，面色也和紙錢灰相仿，情形著實可憐。後來他們又到房間內搜尋證據，和捕拿餘黨。那時幸虧我在別房間內，不然迅雷不及掩耳，准被他們認作餘黨，捉了進去，有冤沒伸處，這一來嚇得躲在人家房間內，不敢露面。據說他們連人帶土，一同押上汽車走的。又有人說他們從那裡出去之後，又到道台衙門去搜出奇的幾箱土。你想中國大員衙門，被外國包打聽進去起賊，真是亙古未有的奇聞，也是上海官場的異彩。我聽得這個消息，心知事情鬧大了，日後株連的人，一定不少，自己也曾同他們一起多天，半件紅衣裳早已披在身上，故而驚得呆了有一點多鐘功夫，後來想起你們還在這裡等候他們，故而特地奔來告訴你們一句。也是我等晦氣，事情辦得十拿九穩了，還鬧這種天外飛來的岔子，教人夢想不到。如今他們已到巡捕房鐵房子中去吃外國大菜，我們還等他什麼。別的不打緊，只怕他們同做賊的一般，到了公堂上胡扳亂咬說我們是他同黨，那就壞事了。」眾人聽說，面面相覷，沒一個做聲得出。還是琢渠有見識，說：「這是你的多慮了。我們同這班人，不過席面上的交情，並無別項來往。況同席人有數十，就使他們存心拖害別人，也不致誣扳到你我的，何必過慮。」

樞世、勵仁都說：「照啊！我們同他沒甚交接，他們怎想得到扳害我們呢。」默士道：「不為別的，壞在他們今兒吃捉，恰巧是我約他們回轉棧房，就被包打聽抓了去的。我雖然出於無心，他們到了巡捕房中，一定要怨張怪李，研究這件事如何敗露，倘想起我近來幾天很巴結他們，而且今天又是我約他們回棧房的，有此兩大關鍵，也許要疑心我做奸細，看破他們的秘密，出首報告，引他們上鉤。這一來豈不和我們結下深仇，或在堂上扳咬我們一口。常言道：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。他們一般吃官司，我等豈不受累了。」樞世、勵仁兩個聽說，又嚇得做聲不得。到底琢渠聰明，他聽默士說牽枝接葉，言外帶有挾持之意，有心駁他一句說：「你約他們之時，可曾告訴他，我等三人在這裡等他們沒有？」默士答道：「並未。」

琢渠道：「如此他們的怨恨，也不過集中在你一人身上，同我等是沒關係的。」詹、施兩個聽了，心中都放下一塊石頭。默士卻大大失意。果然他心中打算偷雞不著抓把米，就地弄些進款，曉得勵仁、樞世二人極其怕事，故此有意張大其詞，嚇嚇他們，自己好乘機敲他些竹槓，不意被琢渠一言道破，心中好不怨恨。頓了一頓說：「你們三位，原不礙事，我只得權避一時咧。但是我，」說到這裡，突然住口。樞世頗為熱心，接他口道：「你可是沒錢用麼，不妨事，這是我們累你的，決不叫你一個人受罪，我們三人會湊幾十塊錢給你就是。」說罷身邊摸出二十塊錢，勵仁也是二十，琢渠因默士太可惡了，只給他十塊錢，湊成五十之數。默士接了，道聲謝先走。樞世發表說：「他們吃了官司，我們不必管他。既來之則安之，老二快叫人擺酒，吃飽肚皮，你也搭一腳，我們四個人碰十二圈和好不好呢？」